

名

家

简

传

书

系

MING JIA JIAN ZHUAN SHU

◎ 吴福辉 著

XI

沙汀

名家

5.6
H/1



中国华侨出版社

● 文学大家简传书系

沙汀

吴福辉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汀/吴福辉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8

(名家简传书系/李犁耘主编)

ISBN 7-80120-130-2

I. 沙… II. 吴… III. 沙汀-传记 N.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380 号

● 名家简传书系

沙汀

主 编/李犁耘

著 者/吴福辉

责任编辑/吕 莺

装帧设计/李呈修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57 千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28

ISBN 7-80120-130-2/K·26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定 价:10.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启蒙和突围·····	(1)
一、安昌古镇·····	(1)
二、茶馆、袍哥社会·····	(6)
三、读不完的家塾·····	(11)
四、省一师·····	(18)
五、择路时期的罗曼史·····	(27)
第二章 作为文学新人·····	(33)
一、闸北小屋·····	(33)
二、沙汀这样诞生·····	(40)
三、“左联”内外·····	(46)
四、寻回那片乡土·····	(55)
五、两个口号之争·····	(60)
第三章 淘金者的旅程·····	(68)
一、文化救亡·····	(68)
二、延安冀中行·····	(78)

三、引向巅峰	(97)
四、睢水刘家酱园——苦竹庵 ——刘家沟	(113)
五、两度赴渝而还乡	(131)
六、“第六病室”的终结	(144)
第四章 魂归红石滩	(156)
一、北京来去	(156)
二、岁月不平静	(172)
三、“文革”囚徒	(193)
四、木鱼山——红石滩	(207)

第一章 启蒙和突围

一、安昌古镇

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的12月19日，旧历甲辰年冬月十三日，一个男婴在四川安县城关安昌镇西街的杨家老宅，呱呱坠地。

这一天极平常。平常得留不下任何痕迹。只是城东的钟楼，照例执行它每日报时的使命，这天凌晨时分敲响了十五下，震荡着、加深着方圆二十里内外各乡场的呆板沉寂，给周围百里的山岭带来一种神奇莫测的气氛。

孩子行二，取名杨朝熙。他前面已有个哥哥叫杨朝绶（印如）。他家的祖籍原是湖广黄州（今湖北黄冈）。清代“湖广填四川”，他的太祖杨启梁千辛万苦携家迁到安县西南的河清乡龙湾子。传到祖父杨仁和，才搬进安昌镇城关居住，在河清留下了祖坟和田产，留下了杨家先辈的足迹。

安昌镇自明洪武十年（公元 1377 年）作为安县城建立，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安邑乘岷山之脉，环境皆山，县城尤居四山之中，东有金山，南有五云，西有圣灯，北有大安。^①

朝熙从小看着县城周围的山长大。近处的绿山，蓝莹莹的远山，都充满了神秘。那里该有一个别样的世界，有数不尽的宝藏，讲不完的能人奇事；要不，怎么会有桐炭、柴胡、木通、山金这些东西源源运出来？他也对山充满敬畏。它平时静穆庄严，转眼间，在大风呼啸或山岚雾瘴升起的幻影中显身，就像看到盘旋飞舞的龙。整个绵长起伏的山岭不就是这样一条巨龙吗？

城镇南北稍长，只有一条正街。由城内十字口作为中心点，出西街便是西门，慢慢地踱步，由东门走到西门，大约用不上十分钟！

西街中段的路南，正是朝熙祖父经手置办的房院。祖父杨仁和，一名清廷小吏，官至重庆都钦部（一说是粮房或户部典吏）。他在家乡小有名气，是因了他的书法。家里的神匾、楹联，都出自他的手笔。杨宅大门的对联很气派，“国泰家庆”、“人寿年丰”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也是爷爷的手书。配合着这套大房子，倒真是标志了杨家的一个显赫鼎盛时期。

大西街二十二号朝熙的出生地，原来的规模只能在他的几篇小说里找到一些影子：

① 见民国版《安县志》。

我们住的是一座三进的院子，五开间阔。当街的一进，其中有四间是店铺形式，只是没有人居住；剩下的一间便是我们的八字龙门，门堂很深，夜里要是没有人伴送，我一个人是不敢进出的。^①

我们的房子相当大，前后三进，屋后还有一座荒废的庭园。^②

朝熙根本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祖母。杨仁和是死在重庆任上的，由家人将灵柩运回河清杨家坟园，与妻子合墓。他身后把不多不少的遗产传给了五个儿子。这些儿子很快便面临家道中落的困境。

朝熙的父亲杨义质（模斋）居长，一介书生，笃信礼教，毫无生财、理财的能力。仿佛精明强干皆被祖父占尽，他生来便懦弱而懒散。当地的风俗，东门灵官楼每逢唱庙会戏，任何一个戏班第一天开唱，都要“接灵官”镇台，撒红钱。所谓“红钱”是纸的，用朱砂染过，据说谁接到即可避邪。故此，每逢撒红钱的时节，台下一片争抢，很是热闹。遇到这种场合，父亲总是站在外围冷眼观看，木讷而引不起兴趣，即便是“红钱”自动落到了他的脚下，他也不会弯腰去拾。

母亲的身坯很大，朝熙并不像她。从外表看，哥哥更像她，高高大大的。哥哥脑壳也大，浑名就叫“杨大头”。但是要论起独立开辟生活的能力，他跟母亲更相似。大约六七岁起，他就能跟着舅父、亲友们一道去街上坐茶馆了。

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安县花菱镇人，

① 沙汀：《祖父的故事》。

② 沙汀：《一个人的出身》。

姓陈。他母亲姓郑，名妙贞。郑家原是本城一个旺族，只是清末以后凋零了。母亲的生母去世很早。外祖父续弦没几年也逝世。萧氏外祖母无生育，善于操持家务，只是心胸狭窄。母亲在她的挟磨下生长，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等婚后主持一个家庭，渐渐显示能力，境遇才有所转变。

1909年，朝熙的父亲病逝。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二叔母死了，便由亲朋做主，把他过继给二叔，顶了一房人。不料二叔不久也弃世而去。这个家面临分崩离析。印象最深的便是几个叔叔一年中要和母亲大吵大闹几回，逼着分家。平日的小吵闹更不用说了。每当这时，尽管开朗、能干如母亲这样的女人，也只能偷偷地痛哭一场，然后再赶忙张罗请客，找亲友来评理申诉。幸亏父亲生前喜欢助人，结交下几位在安县有点名望地位的朋友。待詹举人等几位一到，纠纷也便立时解决。就像鲁迅《离婚》里七大人的到来一般。

这样，大约在父亲死后一年多分了家，将祖父遗下的田产二百亩分成五份，每房四十亩。因为朝熙和哥哥算两房人，分得了近一百亩的田产，都在老家河清。三进的大院，他们分得两进正房，还有后面一块空地。

看起来，母亲领着他们占了便宜，实际上分家也分来了债务。这都是为了安葬父亲和二叔借下的。记得单是一个焦家字号，就欠了二、三百两银子。焦家是安县最大的士绅，田地、闲钱多，又开票号，雇陕西人经营，放帐生息最有一套。每年冬至一过，那些被安县人称为“老陕”的，就背起长长的褡裢，挨门逐户来收年息了。朝熙自小一见这些“老陕”来，赶忙躲到后面院子去，胆怯，心烦。家境的败落给他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

母亲用她的全部精力投入家业的重理，她甚至还想振兴一

下。她识字不多，不会记帐，但擅长管理，事事要强。她把免受族人欺侮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和弟弟身上。为达目的，她不计手段，手面宽得惊人。她出钱为弟弟造了两只木船，到绵阳一带往来贩运货物，或买木柴沿江运往三台、太和镇、遂宁销售。但才两三个月，朝熙的舅舅就空手回来。他失败了，初次经商亏了本，连船都赔了进去。后来他又去川甘边境的碧口做大烟生意，母亲还是为他掏了本钱。一直到舅父拖起队伍，为了购置枪支弹药，母亲甚至忍痛变卖了一部分田产！

这样一个能干的母亲，在那种环境下，她的内心究竟还是痛苦与不安的。她异常迷信。不仅吃长斋，请人念经，而且在家里常年摆经堂。逢到观音菩萨或谁的什么生日，便招来一群婆婆大娘在杨家吃住，一边做佛事。童年时接触的这些婆婆大娘，便是日后《淘金记》何寡母这个形象在生活里的最初的形态了。

能干的女人偏偏溺爱幼子，母亲也是这样。她在朝熙面前总是放下严厉的样子，露出过多的笑容和温情。她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他。她喜欢吃酒，吃甜酒，朝熙小时便被允许喝这种酒。所以他酒量不小，而且一生嗜酒。

幸亏她对朝熙的惯宠也有限度，否则，在一顶过大的保护伞下，只易生长纤弱的幼苗。杨朝熙长期得到母亲“保护”，旷课逃学不好好读书，直到十一二岁，有一天早晨，他又赖在床上不起，母亲气了，掀开被盖，伸手便打，但才打了几下，自己倒哭了。她哭着诉说不幸，诉说丈夫的死，寡母孤子的无依靠和他的不争气。一个平时极为硬气的母亲的哭泣，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印象。朝熙可怜起她来，也恨自己。他真正开始用功读书，便是从这以后的事了。

二、茶馆、袍哥社会

朝熙逃学走出老屋，经常到十字口逛街。

十字口最多的便是茶馆。按照本地市民生活的不成文规矩，男人们一早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一路扣着钮扣，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趿着鞋先奔这个地方来了。像旅店兼营茶馆的尚友社，店堂里低矮的茶桌，俯仰坐靠都很舒适的矮竹椅，早晨便上了茶客。这都是乡土社会固定的主顾，位置也很少变化，谁是坐在当街的桌边的，谁是坐在里面第三根柱头下的，一一对号，丝毫不差。

这时，人们悠闲地用茶船子托起茶碗，从半扣的茶盖缝隙间嘘嘘地吮吸品味。有人让堂倌送上热水、帕子，在苏苏气气地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有的人已经浓浓地灌下了几碗茶，“开了咽喉”，在互相交换从昨晚离开这里以后得到的市井消息。世代住在这个城镇上的人挨得如此之近，打个喷嚏都能听到，以至于大到县政要事，小到床第间发生的隐私，都是刻板生活中极好的“调料”。等到卖豆芽的陕西籍小贩来了，就抓几个钱的豆芽摊在茶桌上一根根细细擗着，也不耽搁交谈。

吃过早饭，又上原先的茶馆，照例地说：“换一碗！”或者：“茶钱这拿去！”茶堂渐渐坐满，茶桌边的各种交际、闲谈便更加热闹。茶馆营业繁忙，卖茶还带供应出堂开水、纸烟、水烟，利用吊堂炉火的空档代客煎药、煮饭、炖肉。提了茶壶的堂倌，吆喝着穿堂而过，熟练地“表演”续水入碗、点滴不溅的技巧。南门外的半边茶铺，是轿夫、挑夫、游民们的天地。镇里的华泰店是个行业茶馆，天天聚在此地的是专做青山（木材）生意的行商。他们在这里交流行情，会友应酬，拉客成交。商人们

管到这儿来喝茶，叫“上市”。

最讲究的茶馆是大南街的益园，是本地哥老会的“码头”。以后又是安县西南乡自治局所在地。杨家的河清便属于西南乡。益园堂口大，坐场好，一色红油漆的茶桌茶椅，成都的新型式样。这是与朝熙家相熟的詹举人的儿子詹西白开的。袍哥茶馆汇集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可以谈公事，喝讲茶，设赌局，也可以进行金银、鸦片、枪支的交易。这是童年朝熙常来的一个地方。

在沉闷单调的山城生活里，仅有的一点文化娱乐也离不开茶馆。益园晚间的“摆围鼓”（川戏清唱），那高亢的音调使朝熙入迷。后来，他学过“围鼓”，会哼几句黑头，唱的是《夜奔》、《杨文昭》之类。母亲怕他小小年纪把身子唱坏，才叫他放下了。但从此种下他对川戏的终生喜爱。

他还常常溜到半边茶铺那里去听打金钱板、竹琴，听《七侠五义》、《济公传》。在烟馆积垢厚腻的门帘外面，常有行脚和尚背了韦陀像，道士背了灵官像，在唱“善书”。还有讲“圣谕”的，入夜在茶馆搭个台子，又说又唱，都是一本一本的历史传奇。全城能讲“圣谕”的是其貌不扬的李裁缝，生得矮矮的，络腮胡子，鼻梁上架一副黑线做耳绊的老花眼镜。看人的时候，总爱从黑牛骨的镜框上沿投出视线。你想象不出他能发出如此圆润优美的音调，赚得许多心慈面软人的眼泪，也惹得有人笑骂道：“这鬼儿，要是不看模样倒麻人哩！”

到了每年正月初九的“上九会”，是安县的大节日。寺庙里念皇经，讲“圣谕”，善男信女带上供品进香，吃斋饭，求得菩萨保佑新的一年无病无灾。这是除夕和“大破五”（元宵节）之间最火红的一天，灵官庙的广场上必定有川戏班的大戏在唱。而到了一年一度的“梓潼会”，那更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大约春节

后，自绵阳以东的梓潼县开始的这个川北特有的大型流动庙会，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沿途摆摊，巡回设会，加上本县、邻县为赶会集拢来的饮食摊头、娱乐摊头，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集镇！

朝熙从过年就盼着它。他盼这个场会是它集平时各种场会的新奇、闹热，富有诱惑和五彩斑斓！阴历二月中下旬，它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安县境内。南门外的坝子里摊头林立，人流涌动。这里出售农具、布匹、针线、首饰、竹编、玉器、玩具、书籍、药材，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卖膏药的摊上摆个狗熊脑壳，以示他的膏药是用货真价实的熊油熬成。“詹万有同林堂”或“同仁堂”，今年在药摊放了能点头的洋狗、洋婆子，能动弹的鸡公啄米、洋耗子翻翻车这些稀奇的机械玩具。有一种竹制的“牌坊架子”，上挂成都卧龙桥木版印刷的各种唱本，五颜六色，十分好玩。加上打铁弹子的，抽“诗条子”的，转刀子的，丢圈圈的，转砂糖胖娃儿的，看相测字卖卜的，惹得朝熙一看就是半天，眼睛都馋了。

“梓潼会”一过，生活又恢复单调的平静。只有土匪“拉肥猪”（绑票）、“叫梁子”（仇杀）的消息传出，才会惹动乡场上的注意力。桑枣的何鼎臣，袍哥出身，后来成为杨朝熙舅父最早的上司，浑名何天王，就是远近闻名的一个。朝熙听别人讲，何鼎臣一次被官家用“猪屎练子”（大铁索）拴在县府大门示众，大太阳底下，他居然拿本《三国演义》看，神色自若。

这种性格在普通农民中也很常见。西山有一个朝熙家认识的农民吴麻子，与镇上的梁温如合伙栽种果树。梁有一定文化，算是一个实业家。他与吴麻子事先讲好，他出树苗，吴出地出力，成林后因分配不均，打了官司。官家一看两人身份不同，把梁断赢了。退堂后，吴找到姓梁的一顿拳打脚踢，被抓入狱中关押。刑满释放，在十字路口堵住梁，二话不说，扭住便打。

又被关。放出再打。梁只得找人调解讲和。农民懂得，强硬是他们保存自己的手段，而且强悍之外要有风趣，才能忍受得了繁劳、险恶的山地生活。

安县有一处野景对朝熙日后非常重要，叫金厂梁子。实际的地名应叫东山观，是从东门灵官楼延伸出去的一条黄砂丘陵。“安邑采金”，在四川久负盛名。金厂梁子便是其中的一处。这里山坡上一个接一个排列着帐棚，宛如搭出的一个新市景。金子大部是露天开采，称为“明窝子”。先是挖砂，然后是在河边围成一个塘子洗砂。傍晚时分，到了要用尖尖的木质“金盆”淘出砂金的时候，那些出钱采金的老板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紧张地等待他们的财运。在灵官楼与金厂梁子之间，有一座讲究的坟茔，是本城李翰林家的祖坟地。据说那一段金沙含量高，留下了老老年曾挖出金栓之类无从考查的传说。朝熙不会想到，他的幼时玩耍之地，将来会成为一部表现川西北乡镇社会的长篇小说虚构的起点。

朝熙的舅父郑慕周便是由川西北特殊环境造就的传奇性人物。

他长得高大，喜活动，从小爱打抱不平，有豪侠气质。人是很精干的。十六、七岁时不能忍受后母的苛刻管束，离家在社会上游荡。他本是败落的世家子弟，因父亲早逝辍学，身无一技之长，只剩下一股强烈的求生意志。流落市井后，最初当过卖吃食的小贩。白天顶一簸箕熬来的油糖、果子或油饼，沿街叫卖。夜里就在吃食店的灶边缩着身子混一宿，俗称“烤大火”。后来靠着唯一的姐姐周济，帮人放船、放木筏，兼做点小生意。就在他沉入社会底层的时候，加入了本县的袍哥帮会。

四川的袍哥源远流长。它本是清代民间的秘密结社，属“天地会”的一支。最初以“灭清复明”为宗旨。据说始于明末

民族英雄郑成功金台山会盟。于是，首次的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名远堂”。入盟者悉照水泊梁山英雄互称兄弟，会堂首领称老大哥，遂名“哥老会”，又叫“洪帮”、“汉留”。相传清道光年间四川永宁（叙永）人郭永泰开“苾忠山”，会盟者四千人，不久兄弟伙遍及全省。安县各乡镇就在那时始建立“堂口”，先后发展到十八个之多，鼎盛时期拥有三万余人。

辛亥前，安县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城镇无业游民、摊贩、手工业工人。也偶有破落子弟，或急公好义的小粮户侧身其间。朝熙从小熟悉的舅父好友萧维斌、范绍才、刘德胜，都是小商贩出身。与郑慕周关系最深，后来结为儿女亲家的谢象仪（森隆），还在金厂梁子上用尖底背篋背过矿砂，当过所谓的“沙班”、“金伏子”。他们在朝熙心目中都是“绿林英雄”，是专与官府作对的好汉。

哥老会的被压迫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保路运动中，能与同志会形成同志军共同举义。袍哥乘势发展。无路可走的农民大量拥入，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过去瞧不起袍哥的士绅，也纷纷参加。绅士的加入，不必像郑慕周、谢象仪那样，从老么十排做起，不必按劳绩一级一级提到九排、七排、副六（六排）、管事（五排）、三爷（三排）、二爷、大爷。他们只需捐钱便可成为辈份最高的“一步登天的大爷”。这样，哥老的实权落在了绅士手里。这些人一变又当上团总、乡长之类角色。安县许多乡镇头面人物往往是“土匪”型的，而拥有武装力量的袍哥头目多被“招安”成军。这就使得四川形成了官府、乡绅、军阀、袍哥四位一体，互相联结又互相争斗的局面。哥老会可以是执政的势力，也可以是在野的势力，无论是哪一种，它已变了质。

由于舅父，朝熙自幼年起便熟悉袍哥的内幕。安县有名的袍哥大爷，最早桑枣的舵把子何鼎臣，永安乡的舵把子陈红茗

(绍)，是川西有名的人物，都与郑慕周发生关系，并伸入到杨朝熙生活里来。安县城区的龙头李丰庭，大家族出身，有声望，郑慕周与谢象仪正是他的属下。杨朝熙的第一个妻子就是李丰庭的女儿。

朝熙跟着舅父从小上茶馆、串门，拜年、会客，对于大大小小的粮户、豪绅、军官、兵痞、流氓、普通光棍，都极为稔熟。舅父给他带来的整整一个袍哥世界，为他展开了四川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人际关系的网络，展开一个十足的强力社会。而郑慕周本人便是其中一个没有沦为十恶不赦魔王的代表。这也算是一个奇迹。郑慕周在生活的搏斗中日益磨练得胆大心细，很快得到袍哥界的器重。按照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郑慕周不自主地要靠枪杆子打出来。郑先是依仗姐姐，后来便给予报答。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现在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满清王朝的气数已尽。他出生后四年，慈禧、光绪“驾崩”了。1911年6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天下未乱蜀先乱”，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发生武昌起义。而在安县，袍哥界的何鼎臣等卷入了辛亥革命，郑慕周发迹的时刻也即将来到，这一切对杨朝熙的少年生活，将投下巨大的光影。

三、读不完的家塾

杨朝熙七岁发蒙读私塾。正逢辛亥之变，时读时辍，这种“土”的教育一直维持到他的青年时代。

这个时候，安县不是没有新学。朝熙出生那年，县里已设了高等小学堂、培英女子小学堂。但是川西北私塾的势力始终足以与“洋”学堂相抗衡。直到1950年秋天，在安县的南丰、

桑枣、清泉、花菱等乡仍有私塾存在。母亲既然一心要让杨氏兄弟续书香门第的香火，在她看来，读私塾才是“正途”，便不顾家庭财力已经不继，也学本地士绅、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设了家塾。

1911年春季的一日，家里请来孙永宜先生为杨朝熙发蒙。这天母亲领着穿了新衣的他来到馆房，屋子里焚燃着香烛，显得烟气迷蒙。按照大人的指点胡乱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向老师行跪拜礼。孙先生收下母亲红封的“贽敬”，把朝熙带着的《三字经》翻到后页，把最后的八句“幼儿学，壮子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用朱笔圈出，教他读了三遍。然后让他入座，把着他的手，填写了“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读书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孙永宜之后，母亲又聘了蒋品珊先生来坐馆。这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蒋教的时间较长，他是前清秀才，字写得很好。学生在下边读书，他便一人正襟危坐地在那里写字，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那么大。朝熙后来喜爱练字，与他的启发有关。

一次，朝熙把识字的课本用“烂”了，恰好少了几行注释。蒋先生本想找人替他补上，他突然提出要自己动手试试。这很出老师的意外。因为朝熙得到母亲的娇惯经常逃学，或者缠住母亲去朝山进香，读的是“耍耍书”。现在听了朝熙的话，不大相信，便说：“你能补吗？好，如你能补上，我准放你半天假！”一个贪玩孩子身上蕴藏的独立的个性，不认输的意志，这时充分显露，他居然耐心地补了一天，次日又补了一上午才完毕。蒋先生看他在桌面上整整趴了一天多，着实夸奖了一番，果然放了他半天假。

蒋先生之后，家里又团了一堂私塾，聘来的老师是本城的